



世界经典名著

福尔摩斯探案全集

(六)

〔英〕柯南道尔 著

皮 冈 译

学苑音像出版社

目 录

临终的侦探	员
弗朗西丝·卡法克斯女士的失踪	苑
魔鬼之足	獭
最后致意	缘
新探案	苑
显贵的主顾	苑
皮肤变白了的军人	员
蓝宝石之谜	怨
三角墙山庄	苑
吸血鬼	獭
三个同姓人	员
雷神桥之谜	苑
爬行人	员
狮鬃毛	獭
带面纱的房客	苑
肖斯科姆别墅	苑
退休的颜料商	园

临终的侦探

作为希洛克·福尔摩斯的女房东，赫德森太太可没少吃苦头。不但是成天有奇怪的现象而且常常有不受欢迎的客人，那位著名房客的生活也算是怪癖。他不修边幅到令人震惊的程度；他在不恰当的时间沉迷在音乐之中；时常在房间里练习枪法；他所做的神秘的实验常常发出恶臭；他周围还被暴力和危险的气氛包围着。如此种种，使他成了伦敦最差的房客，但他出的房钱也实在非常高，这几年来他所缴的租金，足以购买整座房子了。

房东太太对他很畏惧，从来都不会去干涉他。因为他对女士一惯非常温雅有礼，所以她也喜欢他，也真心的关心他。当房东太太来告诉我，我那可怜朋友的可怜处境时，我仔细听了她讲的事。

“我想他马上就要死啦，华生医生，”她说，“他已经病重三天了，我都怕他熬不过今天了。他不让我去叫医生，我看见他时，他两边的颧骨都凸出来了，那双明亮的大眼睛直直的看着我。‘你同意也好，不同意也好，福尔摩斯先生，我这就去叫医生。’我说道。‘那你就叫华生来吧。’他说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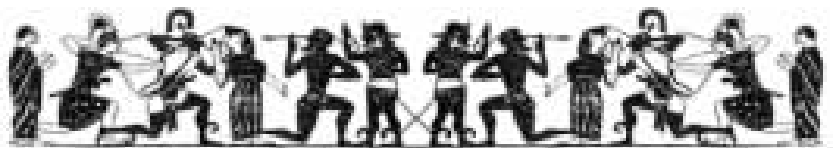
我吓了一跳。赶忙穿戴好衣帽，上路了。一路上，我听她把详细情况告诉我。

“先生，他一开始就在罗塞海特研究着一种什么病，是在河边一条小巷里。现在他回来了，把这病也带回来了。他已经整整有三天了啥都没吃，啥也没喝。”

“我的天哪！你咋不请一位医生！”

“他不要，你知道他有多专横。我不敢不听他的，他不

— 员 —



会活太久了。”

他那副样子的确悲惨，十一月的天气，雾气蒙蒙，天色阴暗。在昏黄的光线下，小小的病房阴沉沉的。但更让我胆战心惊的，是病床上那张干瘪的脸，因为发烧，他的两颊绯红，两眼通红，嘴唇上结了一层厚厚的黑皮，露在床单外的那双瘦骨嶙峋的手不住地抽搐。当我走进房时，他正在有气无力地躺着。

“唉，华生，看起来，我们遇上不吉祥的日子啦。”他的声音很微弱。但却还是往常那种满不在乎的口气。

“我亲爱的伙伴！”我喊道，向他走去。

“走开！快走开！”他说道。语气是那么不容分辩，那种紧张的神态让我感到危险。“华生，你如果走近我，我就命令你出去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我要这样。”

不错，赫德森太太说得对，他比以前任何时候都专横。不过看到他这副消瘦的样子，真让人揪心。

“我只是想帮助你。”我解释说。

“照我说的去办，就是最好的帮助。”

“当然，福尔摩斯。”

他的态度温和了。

“你没有生气吧？”他喘着气问我。

“你躺在床上如此受罪，我又怎么会生气呢？”

“我这样做也是为了你，华生。”他声音沙哑地说。

“为了我？”

“我很明白我怎么了。我得了一种从苏门答腊传来的苦



力病。这是一种致命的病，很容易传染。”

他说话的时候有气无力，好像在发高烧，两只大手一边抽搐一边挥动着。

“接触就会传染的，华生。只要保持距离你就会没事的。”

“福尔摩斯，听我说，你想你这样说就能阻止我吗？即使是陌生人出了这样的事我也不会回避，你以为你能不让我对朋友履行职责吗？”

我又向前走近，但是他火冒三丈地喝住了我。

“你站住的话，我就对你说。假如不，就请离开。”

我对福尔摩斯向来十分钦佩，所以即使在我不明白他的意图的情况下，我也总是遵从他的愿望。但是现在，职业本能激发了我，其它事可以由他来支配，但在这病房里，他得受我管制。

“福尔摩斯，”我说，“不管你是否同意，我都要看看你的症状，才能对症下药。”

他恶狠狠地盯着我。

“假如你非要请医生不可，也应该是我信得过的人。”他说。

“你是信不过我了？”

“对你的友情，我很信得过，华生，可你到底是一名平常的医师，经验非常有限，而且资格非常差。”

这话深深刺伤了我。

“你的话清楚地表明了你现在的精神状态。假如你信不过我，我去请贾斯帕·密克爵士或彭洛斯·费舍，或者伦敦其他最好的医生。你一定要有个医生。”

— 猿 —



“华生，我明白你是好意。”病人说话，像在呜咽，他每说完一句话都要歇一下，好恢复力气。“你一定要让我指出你的幼稚吗？我问你，你懂得打巴奴里热病吗？你懂得福尔萨里色蚊病吗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

“华生，在东方有许多奇怪疾病问题。”他说一句，停一下。“我最近做了一些医学犯罪方面的研究，从中学到了很多知识。也正是在研究过程中我染上了这种病。你是没办法的。”

“但我知道爱因斯特朗博士当前就在伦敦。他是当前还健在的热带病权威之一，福尔摩斯，我立刻就去请他。”我毅然向门口走去。

我从来没这么惊讶过！说时迟那时快病人像老虎一样一跳而起，把我挡住，接着我听见钥匙在锁孔里咔咔一响。之后他拖着身子回到床上，由于刚才用力过度，他已是气喘吁吁，精疲力尽了。

“你不会硬把钥匙从我手中夺去的，华生，我很了解你，你只是在为我着想，但你要给我时间，以便让我恢复体力。华生，现在才四点钟，还不是时候，到六点钟我就让你走。”他说这些话时呼吸急促，每说一句都要拼命呼吸。

“你简直疯了，福尔摩斯。”

“就两个钟头，好吗？华生？我同意让你六点走。”

“看起来，我也没有办法啦。”

“绝对没有，华生，谢谢你。我不要你帮我掖被子，请你务必保持距离。哦，我还有一个条件，你可以去找人来帮我，但要从我挑选的人那里寻求帮助。”

— 源 —



“自然可以。”

“华生，那儿有书，我没劲了，六点钟，华生，六点我们再谈。”

但是，在六点钟远未到来之前我们就恢复了交谈。一开始我站在那里看床上静静躺着的身体，他的脸被床单遮住了，看样子睡着了。因为我无心看书，所以我在屋里来回踱着步，看看四周墙上贴着的著名罪犯的照片。我漫无目的地来回走着，最后来到壁炉台前。台上零乱摆着杂乱的东西。其中，有一个黑白两色的象牙小盒，盒上还有一个活动的小盖，这玩意儿非常精致。我伸手去取，这时他突然狂叫起来。可怕的这声让我毛骨悚然，我回过头，看见一张抽搐的脸和惊狂的眼睛。

“放下！马上放下！我叫你快放下！”等我把小盒放回到壁炉台，他才深深缓了一口气，一头倒在枕头上。“我厌恶别人动我的东西，华生，你是个医生，你难道要把病人赶到避难所里去吗？”

这件意外的事给我留下了很坏的印象：这与他平时和蔼可亲的态度相差太大，这表明这时他的头脑是多么混乱。刚过六点，他就开始说话了，与以前一样带有热病特有的兴奋。

“现在，华生，你衣袋里有零钱吗？”

“有。”

“多少呢？”

“很多。”

“半个克郎有多少？”

“五个。”

— 缘 —



“啊，太少啦！华生！虽然才这么点，你还是把它放到衣袋里去，其余的钱放到你左边的裤子衣袋里，这样就可以保持平衡。”

这真是胡言乱语。他打了个寒战，又发出那种介乎咳嗽和呻吟的声音。

“你现在把煤气灯点燃吧，华生。但要小心一点儿，只能点上一半，华生，谢谢。不，你不必拉起百页窗，麻烦你把信和报纸放在这张桌子上，再把壁炉台上东西拿过一点儿来。那上面有一个方糖夹子，你用这个夹子把那个象牙小盒夹过来，放到报纸里面。好！现在，你可以到下伯克大街161号去请柯弗顿·司密斯了。”

说实在，我已经不想去请医生了。因为福尔摩斯神态这样昏迷，离开他怕有危险，可现在他急于找到他说的那个人，固执得像刚才他不许我找人一样。

“但我一直没听过这个名字。”我说。

“或许你没听说过。治这种病的内行专家并不是一位医生，而是一个种植园主，柯弗顿·司密斯先生是苏门答腊的知名人士，现在正在伦敦访问。有一次，他的种植园里，发现了一种病，因为得不到医药救护，他只有自己着手研究，并取得了影响深远的成果。他是个很有条理的人，我知道他六点之前必定不会在书房，因此我叫你六点之前不要去找他。”

福尔摩斯的话是完整的，连贯的，不过他说话时不断被喘息所打断，紧握的双手说明他正忍受痛苦。几个小时里，他的状况每况愈下了，但是他那种自在的风度依然如故。

“把我的详细情况告诉他，”他说，“你要把你心里的印



象明确地表达出来。命在旦夕，濒临死亡而且神志不清。真的，我想不出，为什么整个海滩不是一整块丰产的牡蛎？啊，我迷糊啦！我在说什么，华生？”

“你要我去请柯弗顿·司密斯先生。”

“啊，对，我记得。去乞求他，我的命就指望他了。华生，因为我和他之间没有什么好感。他有一个侄子我曾经怀疑过有卑鄙的勾当，那孩子死得很惨，司密斯恨透了我。华生，求他，能救我的只有他。”

“如果这样的话，我把他拉进马车里，带来就是了。”

“这可不行。你一定要说服他，然后，你必须要在他来之前先回到这里来。找个借口别和他一起来。肯定有天然的敌人在阻碍生物繁殖。华生，我和你都已经尽了本份。那么，这世界会不会被繁殖过多的牡蛎淹没呢？不会，可怕呀！”

我完全听任他胡言乱语，喋喋不休。他把钥匙交给我，我赶快接过钥匙，心想如不这样他会把自己锁在屋里的。我穿过套间，后面还传来福尔摩斯在胡叫瞎唱。到了楼下，我招呼马车过来时，雾中走过来一个人。

“先生，福尔摩斯先生好吗？”他问道。

原来是苏格兰场的莫顿警长，他穿着便装。

“他病得非常厉害。”我说。

他用一种很奇怪地神色看着我。要不是这样打算显得太狠毒，我还觉得他竟然是满面欢欣呢。

“我听到了一些有关他的谣传。”他说。马车启动，我离开了他。

下伯克街原来是在诺廷希尔和肯辛顿交界的地方。马车



在一座体面的住宅前面停下。老式的铁栅栏，庞大的正门和闪闪发光的铜饰。一个一本正经的管事出现了，和这房子的气氛很相配。

“你好，我把你的名片递给他。”显然，柯费顿·司密斯先生对我的名字没有任何印象。

一个嗓门很高、暴躁刺耳的声音透过半开的房门传了出来。

“这是谁？他想怎么样？嗯，斯泰帕尔，我不是跟你说过我工作时不要让人打扰我吗？”

管事轻声细语地作了一番安慰性的解释。

“哦，我不能见他，斯泰帕尔。我不能中止我的工作。我说过多少次了，在我做研究时不要打扰我。他非见我的话，除非明天早上再来。”

但我的脑海中又浮现了福尔摩斯在病床上辗转反侧的情景。不是跟他讲客气的时候，我要拯救福尔摩斯的生命，就得办事利落。那位对主人抱歉不已的管事还没来得及向我传达主人的口信，我已经闯进了屋里。

从火边的一把靠椅上有一人站了起来，他发出愤怒的尖叫声。只见一张淡黄的脸孔，满脸都是横肉，一对阴沉吓人的黑眼睛在那丛密密的眉毛下逼视着我。他那光秃秃的脑袋上斜压着一顶天鹅绒的小帽，那颗脑袋硕大无比。可当我低头看时，我为他又小又弱的身躯大吃一惊。他的双肩和后背弓弯，如同小时候曾得过佝偻病。

“这倒底是咋回事？”他高声尖叫道，“你这样闯进来是啥意思？”

“对不起，”我说，“这事情不能再耽误了，因为希罗克·

— 愿 —



福尔摩斯先生——”

当我提到我朋友的姓名时，他的脸色马上起了变化。愤怒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则是紧张与警惕。

“你是从福尔摩斯那里来的吗？”他问。

“是的，”

“福尔摩斯现在如何呢？他是不是好了？”

“他得了严重的热病，就快要死了。我就是因为这件事而来的。”

他指了一把椅子让我坐下，自己也坐回到靠背椅上。当我从壁炉台上的一面镜子里瞥见了他那张面孔时，我敢肯定，他的脸上浮起了恶毒而阴险的笑容。一会儿之后，他转身看我时，脸上却又露出了真诚关怀。

“听到这个消息后，我非常不安，”他说，“我十分钦佩他的才华和性格。他业余研究犯罪学，而我业余研究病理学。他抓坏人，我灭细菌。”

“正是因为你的这种特殊的知识，福尔摩斯才急切地想见你。他认为目前在伦敦只有你才能对他有帮助。”

这个矮小的人听了这句话大吃一惊，把那顶帽子都震落到了地上。

“为什么？”他问，“我想知道为什么福尔摩斯认为我可以帮助他？”

“因为你懂得东方的疾病。”

“他如何知道他染上的病是东方疾病的呢？”

“因为在进行职业方面的调查中，他在码头上和中国的水手一起工作过。”

柯弗顿·司密斯先生愉快地笑了，从地上捡起那顶帽子。

— 怨 —



“哦，原来如此——哦？”他说，“我认为这事并不似你所想的那么严重，他病了多久啦？”

“几乎近三天了。”

“他神志昏迷吗？”

“有时候。”

“嗯，这么说他已经病得非常严重了。我想假如不去看他的话，是不人道的。我现在就随你去。”

我猛然想起了福尔摩斯嘱咐我的话。

“我另外还要有一个约会。”我说。

“非常好，那我就自己去吧。我有福尔摩斯先生的地址，我一定会在半个小时之内赶到的。”

我担心地回到福尔摩斯的卧室，我担心的是他会不会出什么意外。结果我大大松了口气，这会儿，他看起来要好多了。已经没有神智昏迷的症状了。

“唔！华生，你见到他了吗？”

“见到了，他立刻就来。”

“太好了，华生！你简直是世界上最好的信差。”

“当时他想和我一同过来。”

“华生，这是绝对不可以的。他问我生什么病了吗？”

“我告诉了他关于东区中国人的事情。”

“好，华生，现在你就可以退场了。”

“不，我要留在这里，我要听听他的诊断意见，福尔摩斯。”

“那好吧。不过，要是他认为这里只留下一个人的话，他的意见将会更加坦率，更有价值。华生，我的床头后面恰恰有一个好地方可以藏身。”



“我亲爱的福尔摩斯先生！”

“没有别的什么办法了，华生。这地方虽然不适于躲人，可也不易引起怀疑。”他突然坐了起来，憔悴的脸上露出严肃而又全神贯注的神情。“外面有车轮的声音了，快，华生，快躲起来。千万别动，不管出了什么事，都不要动，”转瞬间，他突如其来的那股精力消失了，声音又变成了神智不清的微弱的咕噜声。

我赶忙躲了起来。先是上楼的脚步声，然后是卧室门开关的声音。然后半天没有动静，只听见病人急促的喘气声。可以想象，我们客人正站在床边，俯视着病人。过了很久，寂静终于被打破了。

“福尔摩斯！”他叫道，他声音就如同在叫醒一个沉睡的人。“你能听见我说话的声音吗？福尔摩斯！”接着是使劲摇晃病人肩膀的声音。

“是司密斯先生吗？”福尔摩斯很困难地说，“我实在不敢想，你居然会来。”

那个人哈哈笑了。

“我可不这样认为，”他说，“这不，我来了，福尔摩斯，我这是以德报怨啊！”

“你真是个高尚的人，我欣赏你超常的知识。”

我们的来客扑哧笑了。

“你特别欣赏？我真幸运，你害的是啥病？”

“同样的病。”福尔摩斯回答。

“啊！你能发现这病的症状？”

“我对它太清楚了。”

“唔，福尔摩斯，这并不奇怪。但是假如是同样的病，



你的前景会很不妙。可怜的维克托在得病的第四天就离开了人世，他曾经是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呢。当然正像你所说的，他在伦敦市中心居然染上一种罕见的东方疾病，真令人感到惊奇。我也专门地研究过这种病。这是很不寻常的巧合吧，福尔摩斯，这件事你注意到了，你实在是精明。不过，这是有其因果关系的。”

“这件事我知道是你做的。”

“哦，你知道，是吗？但是你始终没有办法加以证实。你到处造我的谣言，而你现在又来求我帮助你。你以为你是谁呀！”

我听见了病人短促而吃力的喘息声：“水！给我水！”

“你马上就要完蛋了，朋友。不过，我得跟你把话说明白才让你死。水拿去吧。看着，别泼出来。”

福尔摩斯呻吟起来。

“我请求你竭尽全力帮助我。以往的事就让它过去吧！”他小声说，“我发誓，我的病好后，我会把我的话全部忘记。”

“忘记什么？”

“我会忘记维克托·萨维奇是如何死的。事实上你刚才也承认这是你干的。”

“我不论你是记住还是忘记它，反正我不再在证人席上看到你了。福尔摩斯先生，即使你知道我的侄子是怎样死的，又能把我如何。我们要谈的不是他的死，而是你的死。”

“对。”

“刚才那个帮你找我的家伙对我说，你这病是在东区水手中害上的。”

— 圖 —



“我只能作这种解释。”

“你以为你非常了不起，对不对，福尔摩斯？但这一回，你遇上了要比你更高明的人。你认真回想一下，你这病会不会另有起因呢？”

“我的大脑已经瘫痪了。看在上帝的份上，帮帮我吧！”

“是的，我确实要帮助你，我要在你死亡之前帮你弄清你是怎样弄到这地步的。我要让你死个明白。”

“给我点什么东西，减轻我的痛苦吧。”

“痛苦吗？是的，水手们快完蛋的时候总要嚎上一阵。我看你好像是抽筋了吧。”

“是的，是的，抽筋了。”

“嗯，你记不记得，你刚出现症状的时候，有没有遇到什么不寻常的事？”

“没有，我敢说没有。”

“再想想看。”

“我现在是痛得厉害了，已经想不起来啦。”

“那我来帮助你回想吧。你当时是不是收到什么邮件？”

“邮件？”

“比如一个小盒子？”

“我将要头昏死了！”

“听着，福尔摩斯！”又有一阵响声，好像在摇晃将要死去的病人，“你必须听我说，你应该还记得一个盒子——一个象牙的盒子吧，那是在周三送过来的，你打开了它，你还记得吗？”

“对，我记起来了。当时我把它打开了，盒子里有个很尖的弹簧，是用来开玩笑……”



“不是开玩笑，傻蛋！你是上当了。谁让你惹我呢？”

“我记得，”福尔摩斯喘着气说，“那个弹簧还把我刺出血来呢。那个盒子，桌上那个。”

“我干脆把它放进衣袋里带走，这下你连最后一点证据也没有了。你现在知道事情的原委了，福尔摩斯。你对维克托的事知道的太多了，所以我让你也有同样的下场。你可以死了，福尔摩斯。我要眼看着你死去。”

福尔摩斯细微的声音几乎小得听不见了。

“你说啥？”司密斯问，“把煤气灯再拧大些？好，这样我可以更好地看清你是如何死去的。”突然间灯火通亮。“朋友，你还有什么事要我为你奔走吗？”

“我要火柴，还有香烟。”

我一阵惊喜，差点叫出声来。他说话时竟然恢复了自然的声音，虽然有点虚弱，那却是我所熟悉的声音。我可以想象柯弗顿·司密斯在惊讶万分。

“这是什么意思？”他终于开口了，声音特别难听。

“扮演一个角色的最可靠的方法就是让自己去充当这一个角色。”福尔摩斯说，“我对你说，这三天来，我没吃没喝，幸亏你发善心给我倒了一杯水。不过，最难受的还是没抽烟。喂！你听到一个人的脚步声了吗？”

外面的确有脚步的声传来了，莫顿警官慢慢走了进来。

“一切进展都很顺利，这就是你要找的人。”福尔摩斯说。

警官发出了严厉的警告。

最后他说：“我以谋杀维克多·萨维奇的罪名逮捕你。”

“你还能加上一条罪名。”福尔摩斯愉快地说，“谋杀希



罗克·福尔摩斯未遂。我们的朋友柯弗顿·司密斯先生，为了救一个病人，把灯光拧大了，发出我们的信号。对了，他的上衣右边衣袋里有个小盒子，审讯中或许会用得到它。”

突然响起一阵哄乱和扭打的声音，接着是铁器相撞的声音伴随着一声嚎叫。

“挣扎只是自讨苦吃。”警长说，接着手铐咔的一声锁上了。

“这真是一个绝好的圈套。”司密斯叫道，“到这里上被告席的人应该是福尔摩斯，他派人请我为他看病，我是可怜他才来的。福尔摩斯当然会说他编造的那些话是我说的，以证明他胡思乱想的怀疑是对的。随你怎么撒谎吧。”

“哦，我，我竟然把他给忘了。”福尔摩斯叫了起来，“我亲爱的华生，我真很抱歉，我居然把你给忘了。我用不着再向柯弗顿先生介绍你了吧。你们傍晚时已经见过了。”

“我不再需要这副打扮了。”福尔摩斯说。他在梳洗的空隙喝了一杯葡萄酒，又吃了几片饼干，“你明白，我的生活习惯很不规律，这一套对于我来说不算什么，最重要的是要让赫德森太太信以为真，因为这得让她转告你，这样你才能信以为真，然后你再去转告司密斯。华生！你不会生气吧，华生？要知道，你虽然具备多方面才能，可装模作样不是你的专长。假如你知道了其中的奥秘，你就不可能让柯弗顿先生感到他非来不可，而他是否能来，这才是全部计划的关键所在。我知道他要有意报复我，所以我断定他一定会来瞧瞧自己的杰作的。”

“但是你的外表，福尔摩斯，你这惨白的外表是怎么来的呢？”

— 员缘 —

